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四

列傳四

薛收

兄子元敬  
稷子伯陽

收子元超

元超從子稷

姚思廉

顏師古

子揚庭

師古弟相時

師古叔父遊秦

令狐德棻

鄧世隆

顧胤

李延壽

李仁實

孔穎達

子志司馬才章

志子惠元皆從新書增

王恭

馬嘉運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事繼

從父孺以孝聞年十二解屬文以父在隋非命乃潔志

不仕大業末郡舉秀才固辭不應義旗起遁於首陽山

將協義舉蒲州通守堯君素潛知收謀乃遣人迎收所

生母王氏置城內收乃還城後君素將應王世充收遂  
踰城歸國秦府記室房元齡薦之於太宗卽日召見問  
以經略收辨對縱橫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陝東道  
大行臺金部郎中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  
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卽成曾無點竄太宗討王  
世充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爲宜且退軍以觀  
賊形勢收獨建策曰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  
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  
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  
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

之間戰鬪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卽世充欲戰  
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臯之險訓兵坐甲以  
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  
卽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  
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東都平太宗  
入觀隋氏宮室嗟後主罄人力以逞奢侈收進曰竊聞  
峻宇雕牆殷辛以滅土階茅棟唐堯以昌秦帝增阿房  
之飾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此  
後主曾不能察以萬乘之尊困一夫之手使土崩瓦解  
取譏後代以奢虐所致也太宗悅其對及軍還授天策

府記室參軍太宗初授天策上將尚書令命收與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太宗曾侍高祖遊後園中獲白魚命收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瞻而速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武德六年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與房元齡杜如晦特蒙殊禮受心腹之寄又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鎰以酬雅意七年寢疾太宗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尋命輿疾詣府太宗親以衣袂撫收論敘生平潛然流涕尋卒年三十三太宗親自臨哭哀

慟左右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  
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比雖  
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  
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安  
撫以慰吾懷因使人弔祭贈物三百段及後遍圖學士  
等形像太宗嘆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及登  
極顧謂房元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  
夢收如平生又敕有司特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  
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文集十卷  
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收族兄德

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雛德音爲鷺鷥元敬以年最小爲鵷鵠武德中元敬爲祕書郎太宗召爲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太宗入東宮除太子舍人時軍國之務總於東宮元敬專掌文翰號爲稱職尋卒收子元超

元超早孤九歲襲爵汾陰男及長好學善屬文太宗甚重之令尚巢刺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預撰晉書高宗卽位擢拜給事中時年二十六數上書陳君臣

政體及時事得失高宗皆嘉納之俄轉中書舍人加宏  
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有一磐石初道衡爲內史  
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泣然流涕永  
徽五年丁母憂解明年起授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  
庶子元超旣擅文辭兼好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  
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後  
以疾出爲饒州刺史三年拜東臺侍郎右相李義府以  
罪配流雋州舊制流人禁乘馬元超奏請給之坐貶爲  
簡州刺史歲餘西臺侍郎上官儀伏誅又坐與文章款  
密配流雋州上元初遇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



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時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酋  
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爲既非族類深可爲虞上疏  
切諫帝納焉時元超特承恩遇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  
燕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曾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  
固不藉多人也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  
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以待太子帝臨  
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閑庶務關  
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旣深不得默爾於是元超表薦  
鄭祖元鄧元挺崔融爲崇文館學士又數上疏諫太子  
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

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禦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超諫曰內

苑之地繚叢薄冒翳蒼絕磴險途殿下截輕禽逐狡兔  
街樞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  
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哉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  
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  
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賜物百段宏道元年  
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  
帝疾劇政出以疾乞骸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年  
武后因陽暗

冬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文集

四十卷子曜亦以文學知名聖厯中修三教珠英官至

正諫大夫元超從子稷

稷

字嗣通

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時從祖兄曜爲正諫大

夫與稷俱以辭學知名同在兩省爲時所稱景龍末爲  
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

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  
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筆  
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探古跡睿宗在藩留  
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陽尚仙源  
公主及踐祚累拜中書侍郎與蘇頲等對掌制誥俄與  
中書侍郎崔日用參知政事睿宗以鍾紹京爲中書令  
稷勸令禮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  
雖有功勲未聞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僚臣恐清  
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  
轉爲戶部尚書稷又於帝前面折崔日用遞相短長由

是罷知政事遷左散騎常侍歷工部禮部二尚書以翊  
贊睿宗功封晉國公賜實封三百戶除太子少保睿宗  
常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與爲比及竇懷貞伏  
誅稷以知其謀賜死於萬年縣獄中年六十五子伯陽以尚  
公主拜右千牛衛將軍駙馬都尉亦以功封安邑郡公  
別食實封四百戶及父死特免坐左遷晉州員外別駕  
尋而配徙嶺表在道自殺伯陽子談開元十六年尚常  
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員外卿旬日暴卒

姚思廉字簡之

本名簡以字行

雍州萬年人父警陳吏部尚書

入隋歷太子內舍人祕書丞北絳公學兼儒史見重於

三代陳亡誓自吳興始遷關中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能盡傳家業勤學寡慾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在陳爲揚州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丁父憂解職初誓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臨終令思廉續成其志丁繼母憂廬於墓側毀瘠加人服闋補河間郡司法書佐思廉上表陳父遺言有詔許其續成梁陳史煬帝又令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後爲代王侑侍讀會義師克京虜侑府僚奔駭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兵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高祖聞而義之許其扶侑至順

陽閣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  
此之謂乎高祖受禪授秦王文學後太宗征徐圓朗思  
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  
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  
物三百段以遺之書曰想節義之風故有所贈尋引爲  
文學館學士太宗入春宮遷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  
郎宏文館學士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令文學褚  
亮爲之讚曰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  
三年又受詔與祕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  
謝朓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刪益傳緯顧

野王所修舊史換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  
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賜綵絹五百段  
加通直散騎常侍思廉以藩邸之舊深被禮遇政有得  
失嘗遣密奏之思廉亦直言無隱太宗將幸九成宮思  
廉諫曰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  
爲也言甚切至太宗諭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  
好遊賞也因賜帛五十疋九年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  
縣男十一年卒太宗深悼惜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諡  
曰康賜葬地於昭陵子處平官至通事舍人處平子璿  
班別有傳

新書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屏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却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顏籀字師古

師古字籀

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

其先本居瑯琊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詁訓善屬文隋仁壽中爲尚書左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時薛道衡爲襄



州總管與其祖有舊又悅其才有所綴文嘗使其倚撫  
疵病甚親昵之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  
教授爲業及起義師古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  
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  
專掌機密於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  
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  
封瑯琊縣男以母憂去職服闋復爲中書侍郎歲餘坐  
事免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祕書  
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旣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  
重加詳議於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

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  
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  
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七年拜祕書少監專典刊正所  
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宜剖析曲盡其源是時多  
引後進之士爲讐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  
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  
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  
爲清論所許初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今之此授  
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誠勵也  
於是復以爲祕書少監師古既負其才又早見驅策累

被任用及頻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迹及古器孰好不已俄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祕閣賜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

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爲左邱明班孟堅忠臣

十五年太宗下詔

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參考其儀時論者競起異端師古奏曰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春於時諸儒參詳以爲適中於是詔公卿定其可否

多從師古之說然而事竟不行師古俄遷祕書監宏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諡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漢書及急就章大行於世永徽三年師古子揚庭爲符璽郎又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祕書閣仍賜揚庭帛五十疋

師古弟相時

字睿

亦有學業武德中與房元齡等爲秦府

學士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

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

劉黑闥初平人多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  
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  
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俄拜鄆州刺史卒  
於官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  
亦多取其義耳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隋鴻臚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  
煌代爲河西右族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業末爲藥  
城長以世亂不就職及義旗建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  
自稱總管以德棻爲記室參軍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  
府記室武德元年轉起居舍人甚見親待五年遷祕書

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高祖問德棻曰  
比者丈夫冠婦人髻競爲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  
爲上飾所以古人方諸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  
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德尊嚴衣  
服之製俄亦變改此卽近事之徵高祖然之時承喪亂  
之餘經籍亡逸德棻奏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  
書令繕寫數年間羣書略備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  
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  
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  
十數年後恐事迹湮沒陛下旣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

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  
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詔曰司典序言  
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  
善多識前古貽鑑將來伏犧以降周秦斯及兩漢傳緒  
三國受命迄於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  
周隋禪代歷世相承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  
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  
至於發迹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  
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  
遷訛餘烈遺風倏焉將墜朕握圖馭宇長世字人方立

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  
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  
史侍中陳叔達祕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  
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  
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  
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祕書丞魏徵  
可修齊史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  
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  
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復敕  
修撰乃令德棻與祕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



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祕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元齡總監諸代史衆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爲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賜爵彭城男十年以修周史賜絹四百疋十一年修新禮成進爵爲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賜帛二百疋十五年轉太子右庶子承乾敗隨例除名十八年起爲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尋有詔改撰晉書房元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

蔡爲首其體制多取決焉書成除祕書少監永徽元年  
又受詔撰定律令復爲禮部侍郎兼宏文館學士監修  
國史及五代史志尋遷太常卿兼宏文館學士時高宗  
初嗣位留心政道常召宰臣及宏文館學士於中華殿  
而問曰何者爲王道霸道又孰爲先後德棻對曰王道  
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術漢  
則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爲最  
而行之爲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德棻對曰古  
者爲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爲本當今天下無虞年穀  
豐稔薄賦歛少征役此乃合於古道爲政之要道莫過

於此高宗曰政道莫尚於無爲也又問曰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德棻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妹喜妲己誅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悅旣罷各賜以緡絲四年遷國子祭酒以修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錄功賜物四百段兼授崇賢館學士尋又撰高祖實錄三十卷進爵爲公龍朔二年表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乾封元年卒於家年八十四謚曰憲德棻暮年尤勤於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與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頗爲當時所稱

鄧世隆者相州人也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陽引  
世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  
爲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世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  
元先生竄於白鹿山貞觀初徵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  
慕容善行劉顗庾安禮敬播等俱爲修史學士世隆負  
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元齡諭之曰爾爲王太  
作書誠合重罪但各爲其主於朕豈有惡哉朕今爲天  
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  
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  
暇於詩書暨於嗣業進引忠良銳精思政數年之後道

致隆平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敘事言懷時有構屬  
天才宏麗興託元遠貞觀十三年世隆上疏請編錄御  
集太宗竟不許之世隆又採隋代舊事撰爲東都記三  
十卷遷著作郎尋卒

顧胤者蘇州吳人也祖越陳給事黃門侍郎父覽隋祕  
書學士胤永徽中歷遷起居郎兼修國史撰太宗實錄  
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宏文館學士以撰武德  
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賜  
帛五百段龍朔三年遷司文郎中尋卒胤又撰漢書古  
今集二十卷行於代子綜長安中爲天官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

卒武后曰朕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本隴西著姓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

膳丞崇賢館學士嘗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

史志又預撰晉書尋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延壽嘗

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歷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尋

卒調露中高宗嘗觀其所撰政典歎美久之令藏於祕

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賜其家帛五十段延壽又嘗刪補宋齊梁

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

頗行於代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

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

數與論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醜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嘗著格論三卷通厯八卷戎州記並行於時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也祖碩後魏南臺丞父安齊青州法曹參軍穎達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厯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穎達固辭歸焯固

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爲務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  
內郡博士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於東都令國子祕書  
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爲最時穎達少年而先輩宿儒恥  
爲之屈潛遣刺客圖之禮部尚書楊元感舍之於家由  
是獲免補太學助教屬隋亂避地於武牢太宗平王世  
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授國子博士貞  
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太宗初卽位留心庶政  
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  
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



人求訪能事已之材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元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麻及明堂皆從穎達之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疑滯咸諮決之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庶人承乾

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斤絹百疋十二年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十四年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後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先是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號贊義詔改爲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

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

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駿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

詳定功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

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

八年圖形於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

開挾辭颺起崇凌煙功臣無穎達此當是二十二年卒

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

累太子諭德三世

司業時人美之

司馬才章者魏州貴鄉人也父烜博涉五經善緯候才

章少傳其業隋末為郡博士貞觀六年左僕射房元齡

薦之屢蒙召問擢授國子助教論議該洽學者稱之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也少篤學博涉六經每於鄉間教  
授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貞觀初徵拜太學博士其所  
講三禮皆別立義證甚爲精博蓋文懿文達等皆當時  
大儒罕所推借每講三禮皆徧舉先達義而亦暢恭所  
說

馬嘉運者魏州繁水人也少出家爲沙門明於三論後  
更還俗專精儒業尤善論難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  
酒頃之罷歸隱居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兼宏  
文館學士預修文思博要嘉運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

繁雜每掎摭之諸儒亦稱爲允當高宗居春宮引爲崇  
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曄侍講殿中甚蒙禮異十九年  
遷國子博士卒

史臣曰唐德勃興英儒間出佐命協力實有其人薛收  
左右厥猷經謀雅道不幸短命殲我良士上言恨不圖  
形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才可知矣元敬藻翰明敏而  
畏權勢竟不狎房杜深沈至慎不亦優哉元超藉父風  
望弼亮宏略謫非其罪而再遷流及登大任益有嘉謀  
汲引多才以隆宏納其感恩之重時共聞諸有始有卒  
其殆庶幾乎稷出自名家涉於大用及自貽謀釁如貞

亮何姚思廉篤學寡欲受漢史於家尊果執明義臨大  
節而不可奪及筆削成書箴規翊聖言其命世亦當仁  
乎師古家藉儒風該博經義至於詳注史冊探赜典禮  
清明在躬天有才格然而三黜之負竟在時譏孔子曰  
才難不其然乎令狐德棻貞度應時待問平直徵舊史  
修新禮以暢國風辨治亂談王霸以資帝業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其斯之謂歟鄧世隆國史時譽固有諒直其  
復書不遜何不知之甚也上疏請編御集其弼直乎顧  
盾清芬可觀彝範積善餘慶其有子哉李延壽研考史  
學修撰刪補克成大典方之班馬何代無人仁實摺撫

抑又次焉孔穎達風格高爽幼而有聞探賾明敏辨析  
應對天有通才人道惡盈必有毀訐及正義炳煥乃異  
人也雖其掎摭亦何損於明司馬才章藉時崇儒明覈  
致業王恭宏闡聲教禮學研詳馬嘉運達識自通克成  
典雅並符才用潤色丹青其掎摭繁雜蓋求備者也  
贊曰河東三鳳俱瑞黃圖棗爲良史穎實名儒解經不  
窮希顏之徒登瀛入館不其盛乎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四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五

列傳三十五

劉洎

馬周子載

崔仁師

孫湜

湜弟液

液子論

液弟滌

劉洎字師道荊州江陵人也隋末仕蕭銑爲黃門侍郎銑令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遂以所得城歸國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累拜給事中封清苑縣男十年轉治書侍御史上疏曰尙書萬幾實爲政本伏尋此選受授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尙書省詔敕稽停文案壅滯臣誠雖庸劣請述其



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於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勲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抑奪唯事諮稟尚書依違不得斷決或憚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爲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奉公莫論當否遞相姑息唯務彌縫且選賢授能非材

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勲但優其禮秩  
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旣無益於時宜當致之以閑  
逸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  
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略舉亦當矯正趨  
競豈唯息其稽滯哉書奏未幾拜尙書右丞十三年遷  
黃門侍郎十七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尋除散騎常侍  
洎性疎峻敢言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  
已上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  
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床罪當死  
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尋

攝黃門侍郎加上護軍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治  
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  
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  
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  
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況  
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  
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  
老君稱大辨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齊  
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  
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

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樸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辨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材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辨浩然養氣簡彼細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謠言虛懷以改時皇太子初立洎以爲宜尊賢重道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

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  
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  
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  
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  
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  
仁義明允篤誠皆挺自天資非勞審諭固已華夷仰德  
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  
宏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業  
興譏取適宴安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思廣離  
明願聞經術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

誕獻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  
功成於纂祀萬方卽序九圍清宴尙且雖休勿休日慎  
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  
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  
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卽寓雕  
蟲綜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摘玉字於仙札則流霞  
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  
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  
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聽  
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

得朝廷是非間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論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羣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宮拜謁既疎且事欣仰規諫之道故所未暇陛下不可

以親教官案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  
循前躅稍抑下流宏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徽克  
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自此敕泊令與岑文  
本同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太宗嘗怒苑西  
守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  
長孫无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臨御天下  
虛心正直卽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  
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  
諫昔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十八年遷侍中  
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



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  
无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  
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无忌等言然頃上書  
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  
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太宗征遼令洎與高  
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國仍兼左庶子檢校民  
部尙書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  
危之機所寄九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願陛下無憂  
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卽行誅太宗以其妄發頗怪之謂  
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太健恐以

此取敗深宜戒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定  
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使問  
起居洎泣曰聖體患臃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  
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傳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  
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  
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  
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  
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洎  
文集十卷行於時則天臨朝其子宏業上言洎被遂良  
譖而死詔令復其官爵

馬周字賓王清河在平人也少孤貧好學尤精詩傳落拓不爲州里所敬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酎不以講授爲事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遊於曹汴

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

又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

激西遊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貞觀五年太宗令百僚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經學周乃爲何陳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每與臣言未嘗不以忠孝爲意太

宗卽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  
悅令直門下省六年授監察御史奉使稱旨帝以常何  
舉得其人賜帛三百疋是歲周上疏曰微臣每讀經史  
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未嘗不廢卷長  
想思履其跡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  
顧來事可爲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  
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錄竊自顧瞻無階答  
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  
之西其墻宇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尙爲卑小臣伏以東  
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

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輒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卽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爲避暑然則太上皇尙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敕書旣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勲賢作鎮藩

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脩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爲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

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預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鑾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已以從時願聖慈顧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爲政之基在於揚清激

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  
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阜雜類韋槃提斛斯  
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逾儕輩伎能有取乍  
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  
朝會之位萬國來廷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  
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朝命既往縱不可  
追謂宜不使在朝班預於士伍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  
史加朝散大夫十一年周又上疏曰臣歷觀前代自夏  
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  
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



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六十年少者  
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  
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  
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  
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  
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  
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  
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  
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  
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

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千里春秋冬  
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旣  
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  
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  
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  
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  
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  
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卽有武帝天下  
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

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  
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  
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尙猶如此而  
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  
憂也臣尋往代以來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  
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  
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者也  
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  
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  
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

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也往者貞觀之初  
率土荒儉一疋絹纔得一斛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  
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  
豐稔一疋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  
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  
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近  
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  
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  
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

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  
歛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  
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  
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  
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  
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  
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  
遠採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爲  
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  
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

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  
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  
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難  
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小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  
他心然卽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  
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於滅  
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旣覆而後車  
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  
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  
思及文帝卽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

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  
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  
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別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  
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  
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者  
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旣衆不  
能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  
聖意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  
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  
二千石入爲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

選刺史都是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折  
衝果毅之內身材強者先入爲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  
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材堪宰位以德行見稱擢者十  
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  
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諸  
街置鼓每擊以警衆

俗曰藁  
藁鼓

令罷傳呼時人便之太宗

益加賞勞俄拜給事中十二年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辨  
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  
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  
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



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蘇張終賈  
正應此耳然薦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十五年  
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又兼檢校晉王府長史  
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  
書令依舊兼太子右庶子

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歎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

歷此官周既職兼兩宮處事精密甚獲當時之譽太宗伐

遼東皇太子定州監守令周與高士廉劉洎留輔皇太  
子太宗還以本官攝吏部尙書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  
大夫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  
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

新書作忠力

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

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爲周起宅

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

圖購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

人乃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

爲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疾周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帙

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

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

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

廣費食雞尙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浚儀令品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

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土月

散配諸縣各取一以太宗爲之舉哀贈幽州都督陪葬

昭陵

自周亡後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

高宗卽位追贈尚書右僕

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亨中累遷

吏部侍郎善選補於今稱之

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

卒於

## 雍州長史

新書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迨夫帝銳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問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錄事參軍五年侍中陳叔達薦仁師才堪史職進拜右武衛錄事參軍預修梁魏等史貞觀初再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

事仁師至州悉去桎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惟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旣臨命恐未甘心深爲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別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爲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異辭仁師後爲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

無差殊太宗大奇之時校書郎王元度注尚書毛詩毀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注行已所注者詔禮部集諸儒詳議元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郎中許敬宗請付祕閣藏其書河間王孝恭特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元度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駁奏請罷之詔竟依仁師議元度遂廢十六年遷給事中時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奏請八座詳議右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杜楚客等議請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夷

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議仁師獨駁曰自義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世亂獄訟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于韓李申商爭持急刻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爲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趙醢見譏良史謂之過刑魏晉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尙煩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

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爲隆  
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  
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  
何愛兄弟旣欲改法請更審量竟從仁師駁議後仁師  
密奏請立魏王爲太子忤旨轉爲鴻臚少卿遷民部侍  
郎征遼之役詔太常卿韋挺知海運仁師爲副仁師又  
別知河南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  
海遂便宜從事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及韋挺以壅  
滯失期除名爲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旣不  
得志遂作體命賦以暢其情辭多不載太宗還至中山

起爲中書舍人尋兼檢校刑部侍郎太宗幸翠微宮仁  
師上清暑賦以諷太宗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  
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時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  
頗忌嫉之會有伏閣上訴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  
上遂配龔州

太宗紀連州新書傳同

會赦還永徽初起授簡州刺

史尋卒年六十餘神龍初以子挹爲國子祭酒恩例贈

同州刺史挹子湜

湜

字澄

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累轉左補闕預修三教

珠英遷殿中侍御史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  
敬暉等旣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



動靜俄而中宗疎忌功臣於武三思恩寵漸厚湜乃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尋遷中書舍人及桓敬等徒於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以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等所惡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馬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三思引利貞爲御史中丞湜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挹爲禮部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也時昭容上官氏屢出外宅湜託附之由是中宗遇湜甚厚俄拜吏部侍郎尋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知選事銓綜失序爲御史李尚隱所劾愔坐配流嶺表

湜左轉爲江州司馬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曲爲申  
理中宗乃以愔爲江州司馬授湜襄州刺史未幾入爲  
尚書左丞韋庶人臨朝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睿宗卽位出爲華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  
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徒數萬  
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禁行旅所開新路竟爲夏潦  
衝突崩壓不通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大  
夫俄爲太平公主所引復遷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  
拜中書令

初在襄州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宰相

與劉幽

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於嶺表仍促廣州都督周利貞

以逗留殺之不果而止

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  
詭險殆天性雖薑虺不若也

時挹以年老累除戶部尚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  
數以公事干湜湜多違拒不從大爲時論所嗤元宗在  
東宮數幸其第恩意甚密湜旣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  
爲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  
實不悅及帝將誅蕭至忠等召將託爲腹心湜弟滌謂  
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隱也湜不從及見帝對  
問失旨至忠等旣誅湜坐徙嶺外時新興王晉亦連坐  
伏誅臨刑歎曰本謀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得  
生何冤濫也俄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

進酖乃追湜賜死初湜與張說有隙說時爲中書令議者以爲說構陷之時湜與尙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時年四十三湜美姿儀早有才名

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

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弟液滌及從兄洎並有文翰居清要每

宴私之際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一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

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趣不已而不以令終

液

字潤甫

尤工五言之作湜常歎伏之曰海子我家之龜

龍也海子卽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於郢州人胡履虛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辭甚典麗遇赦還道病卒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集十卷

液子論以吏幹稱天寶中自櫟陽令遷司勳員外郎濛陽太守乾元後歷典名郡皆以理行稱大厯末元載以罪誅朝廷方振起淹滯遷同州刺史未幾爲黜陟使庾何所按廢免議者以何舉奏涉於深刻復用論爲衢州刺史秩滿寓於揚楚間德宗以舊族耆年授大理卿致

仕卒

液弟滌多辯智善諧諛素與元宗款密

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

饑者止國門而滌獨送至華

兄湜坐太平黨誅元宗嘗思之故待滌

逾厚用爲祕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而坐

或在寧王之上

性滑稽善辨帝恐漏禁中語以愼密字親署笏端

後賜名澄從

東封還加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開元十四年卒

贈兗州刺史

開元二年欲贈其父挹吏部尚書宰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贈和州刺史

史臣曰劉洎始以章疏切直以至位望隆顯至於提綱

整帶咨聖嘉猷籍國士之談體廊廟之器噫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一言不慎竟陷誣奏雖君親甚悔而駟不及

舌良足悲矣馬周道承際會天性深沉悟主談微作忠  
本孝沖識廣度宛涉穹崇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惜  
其中壽不憊遺乎崔仁師以史材獲進其刊正褒貶雅  
得詳明至於本仁恕申枉濫其事可觀沮穿鑿之注止  
從重之刑其言甚直書曰疑謀勿成而以魏王爲請不  
亦惑乎及參機務竟致忌嫉罔上之名抑有由也崔湜  
之德去祖逾遠謂勢可恃謂進無傷及位極人臣而心  
無止足覽海鷗賦知而不戒及荊州之夢人知不免易  
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贊曰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賢不拘階陞賓王徒

步洎爲賊吏一見文皇皆登相位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五